

石樓縣志

目錄

卷之一

星野

輿圖

沿革建置

疆域

形勝

山川

津梁

城池

公署

附倉廩

積田

學校

祀祠

附義塚

卷之二

典禮

賦役

戶口

稅課

鹽政

里甲

鄉村

寺觀

卷之三

武備

秩官

歷官

名宦

鄉賢

選舉

人物

忠孝

節義

坊表

仙釋

風俗節序

食物土產

古蹟

並墓

祥異

卷之四

藝文

御製
墓記

上諭
政記

祝文
橋記

學記
路記

營記

卷之五

藝文

申詳

卷之六

藝文

詳文

卷之七

藝文

祭文

表文

示諭

看語

碑記

卷之八

藝文

碑記

引

銘

歌

序

詩

跋

石樓縣志卷之七

藝文第四

祭城隍文丁未九月上任日

惟

神正直司陰扶陽聰明昭察洞鑒非常恩沛黎庶顯
佑一方默相善類誅彼猖狂振興學校文運丕昌
保我赤子滋植農桑殄厥旱澇調劑雨暘優渥霑
足黍稷穰穰民不夭札眉壽稱觴物鮮疵癘百族
發祥盜賊屏迹民鮮無良獄訟衰息囹圄卒荒蝗

不入境虎北渡江時和歲稔神其降康謨膺

特簡來宰是邦怵惕惟厲中心是藏撫摩教育克自主
張倘或改節身弗康強違心逆理厥後其殃偏聽
任奸毫髮謹防士民淑慝旌別顯揚幽蔽曖昧伏
祈表彰陰陽同鑑日月增光潛驅默導流澤孔長
神之聽之明德馨香肅將庶饒神其來饗石樓發
跡福祿無疆謹

告

牒城隍拯痘救疫文

庚戌

袁學謨

竊惟天地之大德曰生皇極之首福惟壽是天地以資生萬民而萬民以滋生

朝廷戶口民托天以生天以民爲重民者君之所天也

民之爲用大矣哉自古治民則必事神神徵民不

尊民非神弗佑則知神與民相關最切故魏襄廟

貌象服體宜春秋禋祀罔敢失禮爲神能禦災也

能捍患也能降福而保我民也念茲石邑明季李

賊傷殘繼遭大荒逃竄稱三晉之最即使子姓繁

衍尚不免三丁之兼併一值編審其情形更有不堪言者蓋神聰明正直聞見豈不周悉謨蒞任三

載雖無善政宜民然體天地好生之德未嘗一日

去諸懷也胡昊天不吊下民其咨當此孟冬疾疹

大作疫氣流行歿折之嬰孩不保於目前伏枕之

少壯垂危於旦夕良可傷也或余有刑罰之未當

歟虐政之未除歟寃抑之未伸歟抑或教育之未

加歟殘疾之未恤孤貧之未賑歟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與民何與焉凡有司有罪無及小民小民有

罪責在我躬寧忍空視赤子之無辜乎八膏言而
莫知拯救耶夫愚夫愚婦其生養子女顧之復之
捉携捧負疾癘疴瘵愛恤靡所不至一遭妖殤愴
地呼天傷心慘目曷其有極無乃司瘟司痘者竟
漠然於斯耶恭逢

聖天子重恤民命教養淑旻雖一夫失所尚厯

宸衷奚忍石民被厄若是之甚耶慚余無救病扶危之
善策且少回天轉日之奇功幸

尊神顯佑大彰不致魑魅爲祟潛驅黥逐百病皆除

且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有陰陽之分而職無彼此之別以共有此民也倘不能承命惠民則神與官均難辭其咎謹擇吉上盟手焚香齋心虔告伏願

尊神推念萬民或投藥勿命或勿藥有喜俾早捧紅

上帝聖德在吾民或投藥勿命或勿藥有喜俾早捧紅雲之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借丹火之九還結金谷滿園之果毋令玉樹長埋青蠅欲泣不滅

聖朝之戶口共體天地之生成則

神顯其靈民獲其福官亦蒙其庥矣謨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須至牒呈者

雍正八年十月望日

祭風文

袁學謨

竊惟民爲國本食乃民天昔者堯警其咨湯思自責在

聖天子不廢勤民之職豈下吏敢忘請命之忱茲當仲

夏久亢飄揚風災不息紅塵增赤日之威兆姓何

辜頰尾絕漉流之望已種者旣憂其垂斃未植者

尙委之平蕪非我民之厄運不除或官身之措施

未善反躬自省業懷閉閣之慚率衆誠求必蒙

神明之鑒願俸薰風而解愠頓止颺颺永停石尤以

冲霖頻施靈霽幸賴感孚之有素咸欣呼籲之必
靈敢

告

祈雨文

莫學謨

竊惟修德格

天固官箴之首務禦災捍患實

神力之溥將石邑暮春已罄山川圭璧亢暘初夏又
悲原隰焦焚夜夜狂飈嘆禾苗之吹折朝朝烈日
苦穀麥之凋殘卽有時霧靄空山不覺越層巒而
竟去縱偶爾雲生遠岫無何映半夕而漸消如斯
雨澤之愆期或係有司之失德但謨一行作吏百
計焦勞三載琴堂蕭蕭白髮半生心血點點青衫

代

幸言勞敷豈忍終風暴戾猶祈

天心仁愛速賜早沛甘霖

謨

在石一官齋惕此身此

際欲起蒼黎惟

神萬國蒙休連夕連朝宏開生路是必屯雲屈水端
賴嘆霧金山壑拂雙流風回千嶂出田疇於焦灼
沃枯朽以醍醐雖

帝氣難逢此朝痛哭以陳情若

謨

謹當誅不惜捐糜

以塞責興言及此哽噎深伏願

風神昭鑒呼籲必靈

諸將咸臨歆格有應謹疏

祈雨表

伏以

帝德好生萬井嘉禾滋雨澤

天心愛物千岐瑞麥藉甘霖

九天之雲下垂群望雷鳴電掣十日之期立沛共瞻

歲稔年豐朱鸞浮波雷聲忽送千山雨神龍躍

澤雲氣頻蒸萬斛珠愚誠格天懼聲動地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民非五穀不生

穀非時雨不茂神農作耒耜象取諸益后稷教

石樓縣志 卷之十一
一
稼穡德配彼天勤東作而後西成堯曰歷象日月星辰欽若和三事必先六府舜惟水火金木土穀是修上天雨金咸頌祇台之德桑林剪髮共推自誓之文甲子濟孟津雨潤而甲兵皆洗夷陵鞭陰石雨作而草木胥仁瞻仰昊天俾滂沱者必月離於畢粵稽洪範時雨若者惟貌徵其恭星言稅駕於桑田詩咏銜侯靈雨之慶亢旱貽憂於鳧繹經傳魯僖喜雨之書甘澍頻敷漢文免天下田租之半客雲不雨周王撤宮中

御樂之三自古聖帝明王時有和風甘雨備
澤不降必請命於天而祈禱時勤則省愆於已
甲乙不雨則舞青龍丙丁不雨則舞赤龍龍行
致雨無待蟻穴之封西方不雨則祈白帝北方
不雨則祈黑帝帝感降雨何須鳩婦之逐真卿
理冤獄而御史雨炳耀汗青應辰愛民生而狀
元雨傳頌後裔隨車致雨知淮陰太守之賢積
薪禱雨卜西京縣令之義養龍以賣雨龍長十
丈須臾霑足古推西域方士之奇滴馬以求雨

石樓縣志 卷之七
水深三尺瞬息傾盤昔傳唐室李靖之異惟雨
優乃能物遂必雲行而後雨施從來旱乾水溢
之爲災仰祈天地神祇之默佑恭惟

上帝陛下

德冒穹天

功涵大地

懇請書赤子哀號上格元冥

率土盡蒼生呼吸潛通帝座商羊競舞沛甘洒澍
而萬寶扶藪石燕忽飛漂麥浸禾而千厖澤

固已瑞雪歷寒冬久徵豐年之兆還期霽霖來
初夏共慶大有之休恭值

聖明在上日星順度恩膏合覆載同流河海呈祥德
澤並乾坤永固億萬方民歌樂歲千百國戶納
豐享普天共敬

先農瑞麥嘉禾時拱秀萬國欣逢耕藉民安物阜自
成休維茲晉陽石邑地瘠民貧前自康熙五十
九六十六十一年連遭大旱逃亡相繼戶口彫
殘幸值雍正元二三四五六年間民漸復業穀

亦獲登奈瘡痍初起禮樂未興

學謨

一介庸愚

待罪斯邑時值耨鋤而旱魃爲虐黃雲山上立
成焦卷之形翠金峰前殊少霑渥之潤垂絲未
見於大地神漿不擊於黃河土龍豈無致雨之
能稼穡幾不可救雲師何必補天之漏黎庶曷
以聊生或者孽自己作官有淫刑之慘或者罪
由衆至邑多不法之民抑有齊婦之含冤遂致
東海不雨更有饑饉之飲泣竟俾尺土無雲疫
氣流行不獲三時之澤暴風颺起是誠一已之

愆何物厲我兆民恐令稿傷百穀等迎龍舞
術舞巫有心望魚驗於河源山澤通而闌風伏
雨羈冥冥於泉畔陰曠集而銀竹吞雲倘三日
不雨以至十日若一夫不耕以暨百夫是誠生
民之多灾亦且神明之失祀茲者盥手焚香洗
心悔過伏願

福佑無疆

休徵滋至雲雷大作豐澤驟加麥雨澆空堦去馬
來牛不復辨甘露沛原隰清渭濁涇有何分庶

幾與雨祁祁不必日出杲杲雨花臺上群鶴舞
而萬卉皆甦石樓山頭五龍飛而百穀時熟將
見神人省慶途歌巷舞一民無矣所之嗟黍稷
豐登海晏河清萬戶享太平之福矣

伏以泰開三陽萬里山河鋪

帝澤疇歛五福一天雨露煥

皇猷仰金闕以承虔兆民有慶望青宮而祝

壽百族蒙休九天之雲下垂一邑之恩廣播石樓嶺
阜屈地民安恭惟

玉皇陛下

德極開天

功高育物

居北極以撫南訛萬井桑麻滋雨澤

佑西成而肇東作千溪沈李沐春融物際太和之

休麟翔鳳舞民阜

蒼冥之德雨順風調茲逢

帝壽之期日星炳耀三陽祥霽徵光之祝紳衿懽

忭士民謳歌厚土

神德以濟蒼生一誠有感默主

天功而培群類萬福攸同盟手焚香祈千秋之人民

有賴洗心致祝願

上天之神力溥將庶民無天札物無疵厲人遊

堯天舜日之中春有和風夏有甘雨戶納千祥百
福之慶矣

石碣縣志

卷之五

六

祭禾蟲表文

十一

京學謨

伏以

帝治重民依草木昆蟲胥効順

皇仁勤積粟禾麻菽粟盡呈祥故三趾之鳥來儀倉

車滿載而九疇之龜自獻稼穡作甘惟茲石樓

民勤力作獨憐殘邑更重農功旣好旣堅已慶

大田之多稼實穎實粟欣瞻百穀之將登自昔

蟲不爲災何需炎火之秉至今蝗不入境惟藉

衆神之麻詎料司牧多愆以致

石本異元
卷之七
上
上天示儆災蟲有作千萬戶之赤子何辜秋粟被傷
余
有司之省愆宜急蓋民爲邦本無民則神何
所憑依食乃民天艱食則民奚由生活前茲六
月不雨敬叩

神庥迭沛甘霖萬頃之禾苗有賴今者萬生蟲孽
立祈

神力大施剪滅千畦之黍稷無殃其實罪在有司
毋令災貽庶姓初且孽曰官作何庸害我田穉
夫食心之蟲曰螟食葉之蟲曰蟥食節之蟲曰

賊食根之蟲曰蝨食苗之蟲曰蟊必盡滅此草
食無俾異種於茲田間惟青帝職司東方赤帝
職司南方白帝職司西方黑帝職司北方黃帝
職司中央務期衆佈

神靈不遺毒蟲於我疆理際茲少皞司令蓐收乘
權大白揚威金風殺物敬籲

昊天上帝哀此下民仰叩

八端諸神立除苗害由茲多黍多稔穀我士女惟
神聖之功倘或不稼不穡困我農人實

諸神之責昔者吞蝗止害唐太宗寧食肺腑以愛
民更有飛鳥食蝗梁剌文得歷田疇而自責宋
江州善政可以遠猛虎韓潮州致誠堪以驅鱷
魚豈纖縵小虫冥頑不靈敢與

聖天子之屬吏爭此民食且

煌煌功令捕蟲有法敢違

聖天子之明詔流毒蒼生夫旱乾水溢尙有變置

社稷之文而剪我嘉禾難述

天討孽蟲之罪蟲其有知務携其醜類速赴金風而

盡沒蟲其無意令收其遺醜立向赤日以俱
石樓之邑令目擊心傷爲民除害願効太宗之
吞蝗寧惜肺腑謹倣梁修之自責急引愆尤盥
手焚香敬撰斯文恭叩

天神位下祈立顯赫濯之威務盡除嘉禾之害夫禦
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是役也必藉
神力之溥將以毋爲我生民厲則幸甚 昔

雍正十年秋七月初八日虔誠祭

天祈禱 諸神吞蟲十數枚禾蟲斬息爲此敬刊

嚴禁陋習示

袁學謨

爲嚴禁結婚背禮喪葬失宜以維風化事照得禮
大傳云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同姓爲婚是背禮也
是故律嚴各杖離歸所以厚別也不意我石民承
陶唐氏之遺風間有以劉嫁劉以王娶王殊不知
里甲雖分考其世系究屬一本同源何其不達禮
之甚耶周公之制幾爲虛置此本縣所欲力挽者
一也并有一等無恥者父死不能養母以致下堂
不孝已極甚至繼父物故嫁母身亡爭歸合葬于

親父欲以義斷恩適以理滅倫醜何如之罪莫大焉此本縣所亟欲力挽者二也又聞有一等愚而且昧者巳子年登弱冠未娶而殤舍生前聘定之活媳另適他門復買望門殍亡之閨女扶棺合葬於子穴名曰結鬼親夫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未聞死子成婚于地下復能生鬼孫承宗祧乎抑亦潘楊之睦朱陳之好有自來乎此本縣更欲力挽者三也以上三條非惟喪葬失宜且古之所罕聞世之不經見大有關於風化令

嚴禁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示後倘民間
再有同姓結親者按律究處說合之原媒爭母歸
葬者先治不孝之重罪仍斷還後子領埋其結鬼
親者照強占良家妻女律定擬大有未便本縣欲
維風化起見不啻諄諄誥誡今已痛改前非令再
毋蹈前轍慎之慎之特示

石在縣志

卷之一

禁地主混爭佃戶開成熟地示 袁學讓

爲嚴禁混爭熟地創懲刁風以息訟端事照得石
邑前被款收各里居民不無逃荒棄地累甲累戶
比比皆然招佃耕種起租完糧以敷正額堪稱盛
事無如有等刁徒乘佃開荒成熟便爭復業嘵嘵
構訟以致各佃戶畏縮不前本縣聞之旣久深爲
痛恨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闔邑士庶人等知悉嗣
後凡有拋荒地畝佃戶開種成熟者許本佃永遠
承業給與執照原主不得混爭復業如有捏詞妄

石杓縣志 卷之七
三
控除槩不准理外仍拿重處如果自能耕種必欲
業歸原主務要聽遣佃戶資本併逐年代納糧銀
一一清楚方准退地倘敢用強欺凌爭奪許該佃
指名稟究定行照強佔民產律治罪斷不輕貸各
宜永遵毋得故違須至示者

禁賭博示

爲嚴禁賭博以清盜源以安地方事照得賭博一
款律例最嚴習以成風人不知儆好之者一涉此
徑小則失業甚至破家蕩產饑寒迫體轉而爲竊
爲盜貽害地方勢所必至一蹈法網身命莫保追
悔無及何愚民之走死若鶩不思痛改誠可駭也
况奉 新例更加森重屢經申飭至再三昨本
縣密訪得有等不務恒業游手好閑之輩日聚山
溝雇人把風公然賭博殊屬大膽除另稟差拿究

處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闔邑軍民并各鄉保人等知悉嗣後凡有賭博之家許爾等據實首報將賭贓追出無論多寡盡行給賞首報之人亦不得藉端生事如有徇情不報得錢賣放者查出照容隱例治罪一家有犯十家連坐再有抽頭放賭勾引子弟誤入場中套賭被輸卽許輸錢之人據實自首追還原錢仍免其罪至同賭之人若係紳士照例請革如係營兵移會革糧而胥吏衙役立斃

杖下本縣言出去隨決不姑寬特示

輕生示

袁學讓

爲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天道好生民命至重乃有無知愚氓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或投崖或弔頸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拚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棄其兒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且傷心卽死而有知追悔何及此皆愚夫愚婦一瞬短見不思本身關係甚重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爲

父母所倚賴我生兒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兒女所
仰靠輕生自盡老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兒小女何
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兒女之心何
其忍於拋棄若此乎至於微嫌小隙憤恨而死男
爲頑蠢婦爲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不得
善名徒貽人訕笑由此思之其亦可猛省矣合出
示嚴禁爲此示仰闔邑居民人等知悉嗣後無論
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時
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崖服毒懸梁自縊者除不

准理外如係父死究子子死懲父夫死究婦婦死
處夫以爲平日不能勸解者戒此本縣體

皇上好生之心爲心不啻諄諄申飭勿視泛常各宜家
喻戶曉務使周知恪遵毋違特示

在卷三

卷之二

五

飭埋嬰孩暴露示

夏學訓

爲勸諭掩埋孩屍以挽惡風事照得仁人利濟先恤無依義士慈心尤憐同類何況父母之於子女也夫嬰孩胎懷十月氣以成形詎不欲長生人世以承宗祧以啓後嗣但其壽夭不齊天實爲之豈因歿殤便棄於壑耶孟氏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惡其像人尙深疾之矧自己骨血爲祖宗一本之枝竟忍拋殘而漠不動心耶本縣蒞任斯土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時切留心聞諸民間嬰孩或發疹而殤或驚風而亡

石杵集元
卷之一
或出胎而不育大都委任荒郊遂至鴉食心肝狗食
肉狼嗜臟腑虎吞骸聽者慘然見者惻然能不青山
鎖恨哉且父母之於子生則珍恤疾則憂慮死則痛
傷雖愚夫愚婦其性皆然也夫死既痛傷而令屍骸
弗掩道途之人不忍乃父母之於子女有是情乎有
是理乎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反有忍其子之心
乎諺云豺狼雖毒不食其兒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胡
人性最良反豺狼狐兔之不若也此風惡甚殘忍已

極合亟挽固爲此示仰城鄉紳士軍民人等知悉

後凡有細男幼女不幸殤亡務須薄板爲棺或以布包或以蓆捲收殮其軀負至嬰孩塚內其在四鄉附近村庄掘土深埋不得浮厝以防狼犬爬挖切勿仍前輕棄如敢故違一經訪知男則枷示女坐夫男決不輕饒誰非父母誰非子息誰非天地之生靈誰非祖宗之血脉各宜頓易前非冷冷平原不致有泣露之魂燐燐鬼火毋復聞悲風之怨地方幸甚本縣幸甚實有厚望焉

勸諭禁止酗酒打架示

袁學謙

爲勸解一時之忿免受三尺之法以保身家以安
民生事照得相周相恤謂之仁里相爭相鬪謂之
惡俗本縣見石邑地處萬山之中士朴民醇風猶
近古惟有好勇鬪狠乃以爲常每因醉後偶遇微
嫌細故動輒逞兇拳石交加其間固有強弱不同
豈無勝負可別試思勝者卽或得勝爲幸而負者
愈覺被負成併甚至望門喊冤登堂擊鼓彼也來
告此也來稟或兩願血淋者有之皮破衣裂者有

之本縣訊究之下則知惡習相沿深爲可恨卽如趙良相同尹仁世兩人沽酒共飲語言相競遂致逞兇互毆當經分別杖儆發落及遞回安插在案現有任福祿與王卿鬪毆斃命驗明通詳審擬外本縣誠恐商民不知法律不改前習合再勸諭爲此示仰闔邑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些須口角務宜忍耐片時退讓一步稍有未平之處由此可以自釋在仁人君子見之必相尊敬稱爲忠

之各敦雍睦洽此其隣豈不甚善倘情終不悛
敢酌酒橫行一經告發到縣輕則枷示重則律擬
斷不輕饒再如二人打架併究在傍不行勸阻之
人若在人家的門首則坐十家隣佑在場集處所則
坐鄉保牌頭罪在必誅爾等各宜共相勸勉必使
爭端永息澆風頓易俾身家得以保全民生得以
安樂共優游於刑措之世本縣實有厚望於吾民
赤子慎之勉之毋違特示

石在鼎元

卷之七

爲嚴禁饋送節禮以杜糜費以重民財事照得本縣蒞任以來淡泊自甘寸絲尺布不肯暴棄天物亦不忍擾累民間不特可以矢諸天日卽士民知之已久毋容再爲申飭也但石紳士軍民毋於年底必具食物以致敬其來意之誠卽受之亦無傷於廉然方肉隻鷄均屬脂膏本縣洞悉民隱惟期省一分卽早完一分之

國課士擔可輕民力可甦豈不快甚何必徒尙虛文

石有果示
卷之十
而滋糜費耶合再愷切嚴禁爲此示仰紳士民人
等知悉凡後逢時節生辰雖蔬食菜羹一粒一豆
切勿饋送並非矯於廉亦非釣其譽總之杜糜費
重民錢如能遵吾言知吾心大家掣做一清官則
拜領多多矣特示

重修大堂捲棚月臺牌坊示

袁學謙

爲曉諭事照得本縣大堂庭除窄狹月臺牌坊傾圮不堪每逢公事以及此期小民風雨飄零不勝霑泥帶水之苦夏冬寒熱更多畏炎受凍之形至二堂檄椽將傾幾同巖墻之下馬房倒塌署內小僮幾被壓斃本縣日擊心惻思居一日官卽當盡一日之職不得以邑堂衙署爲傳舍用是捐資添設捲棚重建月臺暨二堂馬房修牌坊實以爲民非以圖壯觀也今一切工料已經齊備擇於雍正

七年四月二十日起工五月初九日吉時豎柱上
梁合行曉諭爲此仰示工房各匠人等知悉至期
務宜齊集同爲料理所有應用物料逐一捐資辦
齊各宜踴躍不日即成毋許借端需擾須推本縣
體民之心而還以體本縣可也特示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嚴禁奸牙混行額外取利示

袁學謨

照得石樓別無出產錢糧食用全賴米麥豆菽各種糧食每月城內二六逢集糶糴以此完糧通用所係匪輕也乃有大膽牙行魚肉鄉民故將糧食狼戾量斛之時拋散滿地其餘卽掃竟爲已有習以爲常慾壑不飽愈散愈多可憐小民升斗之糈適市變價地上已去十分之一間有強梁者所散尙少懦弱者拋散尤多虽虽鄉愚鉗口吞聲莫敢

伊何殊不思糧食一項民生性命所關一粟一粒
盡是汗血脂膏爾等牙蠹每石索用錢二升若至
千石卽有二十每十取二不爲不多尙敢暴殄天
物肥已害人深可痛恨除已往不究外合亟嚴禁
爲此示仰城鄉各牙行知悉嗣後每石止許取用
錢二升其量斛所散地上粿粒仍令鄉民掃回不
許好牙粘手橫取如敢故違照依搶奪民財律治
罪斷不姑寬也今幸沐

聖天子仁孝格天時和年豐叨

各憲釐奸剔弊雨順風調本縣平買現價並無絲毫虧短刻薄各行爾牙棍何其忍心貪此餘利剝削窮民倘若恠終不俊許鄉民扭稟或經訪實立斃杖下决不輕饒特示

宅門乃本縣之咽喉夙夜出納時刻封鎖設立轉斗所以防宵小杜苞苴法至嚴矣譬人一身宅門其喉舌也內署其腹心也公堂其頭面也四鄉其手足也百姓其百體也假咽喉之地暗納惡物勢必醜毒內薰腹心先受暗疾上衝頭面下延手足痛傷百體積成痼疾終不可救藥矣若咽喉之地五味調和勢必願養元氣辟面盎背百體效靈是咽喉之地生死所關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本縣蒞

任方新夙夜危懼欲求洗淨腹心必先慎嚴以舌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恐一刻疎虞則悔恨無及當
此

功令森嚴愷切殊諭爾守候宅門內外人等知悉務

宜小心敬慎刻刻提防凡一切門包規禮倘有暗

地私相授受希圖撞歲哄騙外人一旦發覺將與

者受者定行枷號示衆決不輕貸外着皂班一名

守候宅門內着家人一人在轉斗內靜候出納文

案外有事傳稟則重擊梆一聲內有亭傳出則敲

雲板一下從轉斗出入不許低聲密語凡有蔬菜
等項俱從轉斗遞入外邊不許一人覷探內署消
息其擔水夫役從牆間用規納入至火夫不許出
外買辦門子不許入內外三班六房門子有事傳
入卽刻放出不許停留頃刻其飯食亦從斗間遞
出本縣能受清苦擇近宅門小書室一間早晚住
宿不時親查倘有絲毫不遵示諭冒犯此禁重則
大枷兩月輕則三十重板俾喫舌清而腹心寧頭
面正而百體無不從令矣爲此嚴示立法如山須

至示諭者

勸諭佃戶

袁學謙

爲勸諭佃戶好義急公支租完糧事照得糧從租
納處處皆同惟我石邑連年賠累以致業主預支
租粒完糧早知各個家無餘粟此本縣所甚憫而
亦見古道可風也今歲年成豐熟較之當年已勝
十倍但地主欠糧如故徒受比責諒各個戶亦有
所不安爲此仰該鄉保村主并各個戶人等知悉
本縣擇於本月日親詣東庄講約并查匪類所有
一應草料供給俱係本縣自備爾等惟擇一潔淨

寬大處所照常伺候不得擾累鄉民牌到卽行傳諭各個戶不得遠離候本縣到日細加面諭查本年應還租銀未完者速卽奏備以抵地主所欠錢糧其中果有租銀已完者仍將次年租銀多寡預支一二務期地主欠糧得以澈底全完亦是佃戶好義本縣自必記名或以給匾或以花紅加獎實在一心誠心殷殷勸諭爾等切勿疑忌畏縮總之我爲爾民父母只願爾等肯急公早完錢糧你做好民我做好官未必非石樓一幸事也特諭

立義學示

袁學謨

爲特立義學敷文教以育英才事照得化民成俗
必由於學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及時藏
修游息黨有庠術有序學之各有其地崇四術立
四教學之各有其方相摩而善相觀而益學之各
有其資是以道德一風俗同大順大化天下文明
教之所係不綦重哉今當文教昌明之會我

皇上加意作人重學臣故單寒不棄刊

聖訓極愚賤皆知雖窮荒僻壤之鄉莫不蒸蒸於學造

就人才於斯爲盛本縣起家寒儉樂育群英館穀
三十餘載久羈都門相切磋者幸多雋南宮茲奉
特簡承乏石邑憑眺山川襟黃雲帶大河翠金文峰高
聳屈水秀折西流土厚故人心淳朴水秀自文運

遐昌粵稽縣志昔之忠孝節烈暨智勇將材位晉
元老名標鼎甲代有傳人迨明末兵燹後地方彫
敝士子荷鋤箕裘失緒是以科名不復古若邇來
時和年豐瘡痍雖起禮樂未興本縣職司教養自

蒞任卽有志設立義學進多士分程課最欲敝鹿

洞遺規先道德後文藝柰積逋難清催承揆字

不暇給然造就英才一段熟衷終不能自己姪

諱

大智者髫年受業於予蚤已謬廁黌序粗識五

經從予舌耕都門十有餘載立品志在端方頗爲

都人士賞鑑爰召來石邑敢曰師資俾備他山之

石與多士朝夕摩礪共底厥成云爾茲擇城南洪

福寺山空徑遠雲靜花閨俾作學舍擇吉開學其

供給俸資諸費本縣捐資不煩諸生餘力爾等有

志鵬搏不拘城鄉居住文武生童速踴躍赴館就

學從此潛心劇礪倣古人惜寸陰行敦孝友文倣
化治詩摩唐字宗晉毅然立志作天下第一等人
物勢必人文蔚起行將與褚鄭諸君後先接武秋
濤春浪指日可期而化民成俗端由於是本縣於
爾多士有厚望焉倘非實心向上嬉遊群居徒博
虛名者不勞賜顧本縣於政暇每月三次親臨督
課講究經書慎勿當面錯過勉之勉之須至示諭
者

復立義學示

東學記

爲敦請鴻儒以開義學招集羣英以培教育事
得石邑號稱古屈昔屬惠公之受封名列晉乘
沐陶唐之遺化以故名臣學士元明代有傳人因
之美俗流風今時豈少俊彥奈兵殘膏火茂草鞠
乎學宮慘民罹饑飢詩書埋於塵土北海之師不
作西河之教云亡旣鮮南郭生徒焉能橫經負耒
亦無東家模範何知採玉探珠雪冷鱸堂鐘鼓立
雪何人風飄蟻學書坐風無日流離三載不識

不刊集元 卷之一
三
土物心臧逋賦十年誰云既富方穀總緣單寒乏
食無方延解以致士子荷鋤何心慕道雖年臻強
仕茫然不知四子之書卽歲逾成童懵然罔識六
經之義求生弗得從善匪輕本縣念切士民政專
教養體

聖天子愛民恤士之心稽古哲王厚生正德之典憐十
千之赤子重一脉之斯文首清逋欠以起瘡痍繼
振文風而立義學幸儒童蔚起快士子雲從闕今
歲童科觀光者固六倍於昔越此番作育上進者

不更盛於前乎今於本月初一日已經設會授學
延明師以請業尚期扣鐘鳴鼓集弟子以傳經教
衍東山潯陽生色文傳西銘清澗流輝不必效太
乙之燃藜願捐俸以資膏火何須慕仲淹之畫粥
時繼粟以佐饗殮紹前此之方型開將來之道脉
窮經虎觀必有問字之奇英講道鷺湖豈乏超羣
之碩士傳薪一席面壁三秋鼓有德之成人豹起
金山之霧譽多方之髦士龍見屈水之田湧桃浪
以破天荒三春鳳翥噴桂香而窺月窟萬里鵬搏

道先發蒙要識窮源繼志禮宜博論須知後海先
河下蓋子之淮功深爲已紹濂溪之秘學在尊師
記推來學之文道無往教之禮合行出示爲此仰
闔邑士子人民知悉毋論城鄉遠近不拘富貴窮
通其子弟青年有志上達者咸許肄業其異端邪
說嬉娛終日者悉屏絕不納嗤鬼谷之張蘇毋庸
遊說羨河汾之房杜志一談經今爾多士共遵鹿
洞清規綱常爲重無煩馬融絳帳女樂何爲吾道
南矣務北面以隆師吾易東矣速擔囊而負笈師

資一字傳學千人乃知選秀之階卽是登雲之躋
龍門在望變化捷於風雷鮫室咸登文章辨于錦
綺裁公門之桃李貯藥籠之參苓倚匠石三年養
壺青午文梓得孫陽一顧無非赤兔驊騮蓋設教
淳風救云媿文翁之化蜀而尊民成俗竊有慕文
舉之下車倘望汪洋而却步則罔知四海之源惟
效江漢以朝宗自潛通九經之庫文宗嫡派立求
冰雪淨其心肝學去餽飭惟恐糟粕填其肺腑憂
憂乎陳言之務去駸駸乎學問之日新主善爲師

先入者上勿忌苦言成藥須凜充耳弗聞務期濟
濟儒生須早優升堂奧還諭祁祁學士毋徒外望
宮牆實爾多士之厚幸抑亦本縣所深望焉特示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

入名宦詳看

韓鼎豐

查看得前任任令

諱

珣者世家東魯榮譜南宮萃

秦岱之英華作屈泉之令宰水壺徹影不私劉寵

一錢冬日騰暉豈讓魯恭三異崇儒重道作人雲

漢爲章說禮敦詩課士圖書煥彩伸弱民之冤抑

塵牘積案冰消察里霧之貪饕社鼠城狐胆落城

垣修而金湯若礪義學建而弟子橫經至若釜有

遊魚寧肯虧諸行戶車牽羸馬弗忍取及民間撫

彈丸者時歷五年矢冰擦者心如一日西臨河畔

石樓縣志 卷之十
二
千家籬犬不驚東陟雲峯比戶歌絃弗輟厥後晉
階烏府翩翩騄馬風清繼且巡視蘆蘆皎皎牙籌
月朗卓哉當代之真君子允矣是邦之賢大夫拾
三里浹義治仁四十年歌功頌德政既無慚於今
古祀宜並重於春秋理合詳請 憲臺轉詳

上憲俾膺祀典以慰輿情爲此備由開具書冊加

粘昇縣印結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上辛里爲累糧控西吳

袁學讓

審得往復循環誠如上辛今日之控西吳也緣康熙十一年間西吳民散地荒糧致虛懸彼時係名宦任令

諱

珣者區畫周詳將無着逃糧一百兩有

音撥於崇文曹村義牒上辛四里分帮地未開除尙存本里此亦設法權宜是或一道雖經年遠案失難稽但查康熙八年赤歷西吳糧有九百二十四兩零考之十三等年鱗冊西吳糧止八百二十餘兩並比核算額缺百數可信撥糧之明徵焉耳

本縣志卷之十一
二
厥後西吳漸次復業轉荒爲熟糧銀仍遺諸里則今日之西吳自與昔日之西吳大不同矣以理推之糧應歸原義不容辭惟是歷任因循該里蹉跎迄今五十餘年彼盈我縮偏苦不均以致劉奇等

瀝血陳情使上辛一里亦若崇文曹村義牒三里糧不多累尙可支持倘待過問却奈上辛自顧不暇難免向隅之泣今訊據西吳里蘭世耀晉繼文宋斗庫張奇田自林周興耀田大豐蘭應庫等咸供本里現在實有百兩餘租等語本縣秉公新

自將此項銀撥還上辛三十兩之賒累下乘七十
兩以抵鬻邑之無着衆議僉同兩造允服噫數十
年之沉痾一旦脫體乃上辛擔輕力壯雖云天道
循環亦未必非本縣調劑之苦心也由此爾民益
加黽勉好義急公共相遵守毋負吾言實有厚望
焉書此立案

詳譚庄西吳錢糧立案文

袁學讓

爲逃絕遺糧均攤活甲無地賠糧仍歸本里除千
百年之害與千百年之利因地制宜以免官民賠
累據實詳請批示立案以垂永久事竊惟牧民之
官任地方一日卽宜興一日之利除一日之害求
益民生上報

國恩而下恤民瘼庶克盡職守不致曠官獲戾也緣
石邑僻處萬山其地畝皆坐斜山陡坡平嶺之上
四面俱未開陽缺少平原坦地止宜種植雜糧遇

旱則易致枯槁遇澇則洗透石骨男無貨商賈女
無棉紡績而近川河灘又係礮石纍纍不能栽植
菓木一家數口祇知力耕荒山其民穴處其俗樸
陋其衣服飲食淡泊其婚喪交際節省青菜俗呼
芥芝豆腐視爲海味皆因地簿糧重所由致也幸
值年豐猶可支持集處一遇荒歉則攜家遠竄官
斯土者從來錢糧不能趕副 奏銷逋欠勢所不
免叅罰必不能辭細閱舊志自古皆然於今更甚

案查石樓昔領隰州至月萬歷壬子邑令王三

請與靈石相易改屬汾州其人丁二萬八千
百有奇慘遭崇正壬申年李賊踞城四十日屠戮
幾盡至我

聖朝定鼎之初順治五年編審僅存人丁一千八百錢

糧止剩三千餘兩里無全甲甲無全戶六坊併爲

一坊十二里併爲三里戶口之消耗已可知矣順

治九年至十八年康熙元年至十六年招民開墾

錢糧增至一萬二十九兩人丁不滿三千糧增而

丁仍減者由遠方租戶不願承丁之故也復值康

熙五十九六十等年三載大荒人民逃亡至今散
於歸化城信關陝西徧地皆有石民終身不願歸
里其未復業者尙有六百八戶今仍舊制一坊曰
崇文三里曰君子曰上吳曰十攢屋蓋十攢之名
因十里逃絕其僅存者合攢而爲一里也一里仍
編十甲其二甲原名譚庄里查闔邑窮苦逃亡未
有如譚庄之甚也昔之譚庄原有十甲其原一甲
逃戶孛生金二甲絕戶盧成金五甲絕戶狂成福
六甲絕戶劉太古八甲絕戶王士世九甲絕戶郭

起秀十甲絕戶張大相其子孫俱廢有子遺無人

經營至二年參參數人止可經營本戶錢糧不能
代管絕戶四甲趙天榮其子孫有趙長華同甲有
張習仁王天中三人皆因糧累逃走條往條來七
甲有庄員楊鳴鳳因糧難支逃避遠方前歲革去
衣頂子民楊貴聲楊香又窮苦無依花費租銀錢
糧不能完結譚庄原共銀五百二十兩

軍職

雍正

五年到任查本里庄監夫逃止有武生解融代管
一甲武生田我理代管二甲生員解炳代管五甲

監生張顯代管十甲生員陳英猷經管本戶其六

七九三甲無人代管甲職招募租戶借給籽種勸

納官租完糧至今五載譚庄一里地荒糧重每年

不能清新糧積年不能完舊欠者甲職不得已將

數年秋冬養廉銀四百兩代爲賠墊以副 奏限

伏思知縣墊賠非長久之計生監代管豈善全之

策悉心籌畫隨之方濟形策其萬全計其久長相

其時宜度地居民量民承佃闢一邑之士民里老

公同會議擇其中里甲人多戶衆者將譚庄九小

甲錢糧均攤九里經管耕種開荒種糧於本年三月初二日齊集城隍廟焚香鳴誓拈鬮均勻分搭當在神前崇文坊拈得譚庄四甲糧四十九兩六錢一分九釐八毫三絲七忽君子里拈得譚庄二甲糧三十八兩五錢四分二釐七毫七絲四忽五微一纖二沙七渺八漠上吳里拈得譚庄三甲糧六十一兩四錢五分六釐五絲五忽二微七纖十攢里一甲原名石羊拈得譚庄一甲糧七十一兩二錢三分七釐八毫七絲四忽九微十攢里四甲

原名曹村拈得譚庄五甲糧三十四兩三錢九分
七釐二絲三忽八微十攢里六甲原名西吳拈得
譚庄七甲糧五十兩二錢七分六毫八絲十攢里
七甲原名崇德拈得譚庄十甲糧六十一兩七錢
七分九釐三絲七忽十攢里八甲原名上辛拈得
譚庄六甲糧四十三兩二錢一分三釐五絲十攢
里九甲原名義牒拈得譚庄九甲糧四十二兩七
錢八分五釐八毫九絲一忽六微四纖七沙七塵

四埃其糧悉均分各設實甲戶名下每量一兩

價一兩當立賣契永遠作業毫無強派逼勒情弊
已經分攤各里造入實徵冊內完糧夫以逃絕無
人經理之業則審舍倒塌地畝拋棄熟地轉眼成
荒其糧仍累官累民終無底止今分賣衆戶各有
專責則耕種有人審舍可修曠土可闢新荒立刻
成熟一移轉變通問千百年之害除千百年之利
興矣

卑職

苦心籌畫爲久安長治之計當取有各

里甲情願各甘結互結在案但不請詳

憲臺金批立案恐後有人爭論守土者無徵弗信

石樓縣志 卷之七
五
致滋訟端

卑職

伏懇

憲恩俯憐窮邑均徭定賦金批立案永久交代實
爲 恩便再請者石邑十攢里之六甲西吳里緣
康熙十一二年間因遇凶歉民散地荒糧致虛懸
此時係名宦任令諱明者將西吳無着逃糧一百
兩攤撥於崇文曹村上辛義牒四里分幫贖墊其
地未開除尙存本里夫糧責令四殷實之里暫賠
而地仍留西吳管業此時縣令設法權宜暫爲之

計亦執晉省里到歸里之戎見也奈人假不

因循相仍矣
五年到任上辛義勝二里亦多

逃糧不能完納見西吳富庶上辛義勝終不甘心

控告不已卑職案查康熙八年赤歷西吳糧有九

百二十四兩零考之十三等年鱗冊西吳糧止八

百二十兩五比核算缺額百兩可知前此撥糧之

明徵焉耳厥後西吳漸次復業轉荒爲熟地存西

吳糧仍遺四里惟是歷任相循迄今五十餘年比

盈我縮偏苦不均以致上辛劉奇等義牒陳學湖

等瀝血陳情卽訊據西吳蘭世耀晉繼文宋斗庫張

琦田自林周興耀田大豐蘭應庫等咸供本里有
餘租百兩願補上辛三十兩餘七十兩以抵闔縣
逃亡無着之項

卑職

再四調劑上辛現今疲累着

仍歸還糧銀二十四兩義膠疲累仍着歸還糧銀
十六兩崇文歸還糧銀八兩曹村歸還二兩酌將
五十兩歸還四里造入實徵冊內兩造允服若將
一百兩盡歸西吳勢必致如昔日民散地荒西吳
復不能支矣此所以止歸五十兩揆情度勢庶爲

妥協

卑職

因時因地制宜精詳調度乃復息散且

符已經清斷葛藤將千百年之沉痾一朝除盡俟
望

憲臺金批載入邑乘嗣後不致偏枯立爲永遠鐵
案蓋以石槩荒殘已久司牧者從來難得實心籌
畫之人以致疲累無底積欠難清

卑職

蒞任五載

叨蒙

憲恩借給牛種多方鼓舞極力招徠不免賠墊從
前逋欠九載既經澈底全清本年錢糧今已四月
完半十月可全完蒲鞭不試而民皆樂輸叅罰不

聞而上下無累著有成效皆仰荷

憲臺俯憐疲邑之所致也但恐

卑職

去後仍復偏

苦不均賠累難支持請將譚庄逃糧攤入室田四
里賠糧歸還西吳於地方錢糧大有攸賴庶千百
年之利興而害除矣

卑職

不揣愚昧爲地方錢糧

起見爲此云云

本府正堂崔 批石邑逃絕荒糧積年未清以致
賠累難支官民交困該縣悉心籌畫將譚庄各甲

逃絕地闢分崇文等方里承直川地有經營量有

着落官民無累殊爲甚酌盡善至西吳地糧攤入
崇文等里而地仍屬本里管業未爲平允該縣因
時制宜將攤入各里賠糧權其消長調度得宜均
可永爲遵守附入邑乘以見牧民者之用心良苦
也再照糧所出價銀尙無歸着亦應聲明繳

布政司蔣 批據詳將譚庄一里逃糧均歸九里
經管耕種闕荒補糧上辛等四里賠糧仍歸西吳
里分別等次完納民情悅服調劑得宜皆由該縣
袁令平日赤誠爲民感孚有素俾官民數十年之

疲累豁除一旦實心區畫深可嘉尙仰汾州府卽
轉飭均如詳立案以垂永久至該縣詳稱每糧一
兩出價一兩當立賣契永遠作業其價銀作何着
落未據聲明另報繳

察院周 批據詳該縣譚庄逃糧攤入富甲四里
賠糧歸還西吳具見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深可嘉
尙如詳立案繳

雍正十年五月

日補刊

復詳譚庄地畝文

袁學該

等因蒙此

卑職

查勘得譚庄地價斟酌平允爲石

民計者周且遠也緣石樓地土磽瘠白送人管業

人尙不願承糧恐年荒糧累實因平地一畝科糧

二分止收租銀五分其坡地一畝科銀一分三釐

二毫止收租銀二分一遇荒歉租不敷糧必至賠

累是以輕去其鄉寧甘心逃竄而不辭也

卑職

按

查譚庄一里平地甚少四面皆山坡陡地其糧一

兩計坡地七十五畝每年祇收租銀一兩五錢除

納糧一兩外所餘不過五錢斷令出價一兩每畝
不過得價銀一分三釐二毫石邑每年所繳契根
可驗晉省地土之賤未有如石樓之甚者也譚庄
地糧均攤九里每糧一兩出價一兩稅銀交官買
賣俱有根據一以杜後來與者見地成熟不得藉
口以無價爭回一以禁受者不得視爲他人之產
不上緊經管子孫仍欲退還本里所以當官平公
買賣則與者受者後來俱不得另生枝節矣至九

里亦復照戶均分其地糧也買乃照戶照款均分

衆姓承糧則糧擔可輕荒地皆熟其價值不得過
高過高則無人承受亦不得不定恐不定則游移
返復致滋訟端也卑職爲石民慮者已灼見其原
委矣今蒙

憲臺查明價銀作何着落仰見

憲恩所洞察者訪詳且悉也查譚庄子遺之民如
張習仁趙三王天中楊成智等承祖宗之荒產
執晉省甲不出甲戶不出戶之俗例數十百年於
茲人力單寡佈種無資錢糧拖欠一遇比期令斯

土者祇知依限敲朴而已一歲四季耕種之日少
塘比之日多愈比愈窮愈窮愈竄此逃絕遺糧之
所由來也

卑職

雍正五年九月到任譚庄正額糧

五百二十兩疊欠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併雍

正三四五等年積逋共計二千餘兩至雍正八年

借給牛種招民開墾新荒租利較前稍益其不足

者

卑職

不得已將秋冬養廉銀每年賠墊前蒙

憲恩准借牛種一千六百兩惟譚庄小里借給二

百五十三兩三錢其餘查新荒多寡均酌數給

續交庫獨譚庄地雖開荒牛種分釐未楚其里員
張習仁趙長華王天中等宰豬餽酒當請九里寫
立賣契將此地價抵完牛種俟秋成代譚庄交庫
但譚庄迤絕遺糧其變賣者約有二百兩尙不足
盡還牛種其有人管業耕種者祇可歸併大里不
能定價惟人少地多似有微價亦僅爲牛種計耳
此地價之着落在是也 早職 因前詳煩瑣未及聲
明今蒙批查理合縷陳原委爲此 云

藩臺轉詳 撫憲

云

等因由府轉詳前來本司覆查此案既據該縣
譚庄逃糧分歸各甲四里賠糧仍歸西吳而張習
仁等當請九甲寫立賣契將地價抵還前借牛種
銀兩各里民人俱皆樂從輿情允協其分晰之處
似屬妥協應如該府所請均照議立案庶地畝不
致久荒錢糧亦有歸着矣緣奉批查事理相應呈
詳合候

憲臺批示飭遵蒙批石邑積荒疊疊自哀令蒞任
以來悉心籌畫設法調劑使荒土日闕賠糧可清

其有益於

國計民生不小深屬可嘉此項分認糧地既據查明
妥協仰卽如詳轉飭立案繳

不有鼎示

卷之二

四

衆饑民塚碑記

袁學謨

時值康熙五十九六十年石邑三載連遭
大饑幸而存留土著者僅十之一逃亡外郡尸填
溝壑者不計其數其鬻妻兒子女不論價值予百
十文錢卽割舍而去不幸而餓死者積尸滿道捕
衙胡公惻然捐貲施棺數十餘副後多不及備有
生員王化美卽於西門外城濠挖兩大土坑男婦
分瘞不數日積尸填滿慘不可聞幸

聖天子子惠元元命大臣 內閣大學士朱 河東總

督田多方賑濟其中有耐留本境者泯賑濟 洪
恩尙得存活其外逃者不惟父母骸骨不能歸還
故土已身亦作他鄉餓鬼慘傷更甚本縣甫蒞是
邑痛念吾民時刻勸諭事事節省以爲未雨綢繆
之計更悲昔之饑餓死者悉瘞城濠恐日久土崩
殘骸拋散精魂無依時祭有餓生旣爲餓孳死復
爲殘魂卽欲更葬得王生化美復捐地移葬於西
門之外本縣捐資借邑紳士李長育鄭炯鄭煜鄭

友范賀來許許令譽劉設揚李映書張禹三

王謨許令尹等築土爲高塚左男右女立石垂遠
以妥殘骨庶過此塚者目擊心慘俾知預防荒歲
倘遭歉旱斷不可輕離故土以作他鄉之鬼務須
平日積粟有備無患遇歉得以完聚則幸甚

雍正八年歲庚戌二月清明日立

在樓野志

卷之七

二

瘞難民枯首碑記

袁學謨

余丁未秋奉

聖天子特簡來宰是邑覩城郭居民不知何以若斯之凋敝也甫閱縣志知明懷宗五年闖寇發難首禍石樓倚城署作戰場殘賊四十日屠戮一空嗟乎此志所誌也已歷百年矣至庚戌夏五月十三日署內隙地昔之牆外餘址也工人掘土偶獲枯首命瘞之爲冢僮竊見私復挖起越數百步拋之低窪荒土中孰料其下積首纍纍適於其所拋之處

搜其殘骨復得一枯首焉旋啓土見枯首相砌余
惻然傷之卽命土工挖起計大小完全者二百四
十四首其殘碎者以紅布裹之不知其數最慘者
骷髏中猶帶小刀箭矢嗚呼此焉知非石之忠臣
孝子耶焉知非石之貞女節婦耶焉知非石之衣
冠文物中人耶焉知非石之勇夫義士戰鬪而授
首於賊耶假當時男子俛首附賊婦女含羞受辱
勢必不死於毒賊之手故知不從而鬪鬪而不勝

時耶命耶亦孰從而知之耶孟氏曰勇士不忘死

其元其此之謂與余悲夫人不傷首領而死慘
死而離其父母妻子則尤慘且死而手足異處官
骸何歸則慘之更慘者也嗟乎爾民不幸而全骸
不見徒此殘首委於塵土中已歷百年前之官斯
土者爾猶藏而不見今幸各見一首又幸邁余而
又不幸終不獲復爾之全骸舉爾之姓氏以誌爾
之忠義於不朽焉嗚呼豈不慘哉余更悲石民何辜
一盡屠於賊再大喪於荒生之何難死之何易歷
百年而元氣尙未盡復致地多瘠土糧有虛懸官

斯土者至今尙受其累余今年春瘞饑民男婦枯
骨數十於城西王生諱化美地內爾之陰靈知之
欲分其土寄其窟故特遣蒙僮以獻爾百年前忠
義之元首爾之陰靈其共使之耶爾其有知耶無
知耶余見而傷之因爾欲倚余而存余不忍使爾
殘首仍沒故特擇吉盡瘞爾首於城西附饑民塚
右又念爾與饑民生既不獲蒙

聖朝之休養死又無子孫宗族之祀事恐爾殘魂呼號

風月之下飲廬草木之間而怨氣終無氏止余爲

爾主特指俸資於近塚三里許之王村置買券地
十畝佐貳陳公暨紳士鄧炯張顯等隨置五畝共
一十五畝除納糧外將其租利以作永遠春秋祭
掃之資其地令 城隍廟僧官成德子孫以主之
庶爾等殘骸雖無子孫而血食長存特泐碑石紀
之邑乘則爾之神靈以妥以侑永福吾民爾之正
氣不藉此以不朽哉

一片婆心安厝殘骨俾之永遠血食正凱悌君
子人鬼之父母也一字一泣可與弔古戰場文

並傳秦梅亭評

邑侯

袁公請停員籍碑記

許令譽

從來德被普天者普天頌之如康衢之謠華封之
祝是已恩流一郡者一郡頌之如五袴興歌兩岐
呈瑞是已蓋小民之身被最深而其口實爲最切
豈虛譽哉今

聖天子在上無念不以隆學校育人才愛百姓爲百官
倡恭遇

各當事加惠元元體恤士子稱盛治焉特是石

邑荒瘠已久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朴者既荷鋤秀者亦負耒民不聊生其窮苦實甚幸逢今日實心爲政興利除弊永絕假冒以福士民惟我

邑侯青天袁公乎公

諱學謨

字迪來

號梅谷江右九

江彭澤人也甲辰科蒙

皇上欽定恩榜一名膺

特簡任石邑甫下車慨然以民生教養興利除害爲已任蒞茲二載滿腔正氣至公且明其性樸儉始終

一節實心實政且又勤勞報

有也。是義學諸生慎士也。慎刑罰。重墾殖。愛民也。
勸耕作。勸羨餘。捐資置耕田。重農也。設義塚。以瘞
貧難之殘骨。置祭田。以存無主之蒸嘗。舉賢德。抑
豪強。拔賤爲良。矜孤賑寡。時教民孝弟。不啻三令
五申。且查地無隱種。不捏報。以安民糧。多虛懸。勸
開墾。以裕課。撫字心勞。催科有法。種種善政。指不
勝屈。其最關文風者。前因逋賦無着。曾有入籍考
試之例。假冒倖進。由是來也。我公至斯。巨擊心
傷。乃謂此風一倡。恐我士子浩首窮經。終身無望。

于是力請 上憲永停冒籍隨蒙 府憲寶議覆
石邑捐銀入籍考試原不過一時權宜不可行之
於久遠也今該縣力請禁止復稱情願捐養廉銀
以抵入籍之數實心懇作志有可嘉等由申司蒙
署藩憲蔣 轉呈內云現今奉准 部咨爲清理工
民冒籍等事令運司商民不得入民籍冒濫况石
邑並非題定之案應如該縣所請停止其有已捐
假冒入籍者令其改歸原籍不准子孫再冒石樓

籍貫如有已捐未入學者業行停止等語又蒙

學 兩院如詳批允遵奉在案且詳請准入

後負耒橫經者莫不彈冠吐氣咸相慶曰涸弊已
除科第有望士子幸甚農民幸甚雖諸童上進之
有階實我

邑侯袁公萬載之恩榮也休哉 公之盛德可與五

袴之歌而鼓之頌並垂奕世矣邑之紳士軍民敬

泐礪碣以志不朽譽以文譽轄下士也目覩其

盛身被其休義不敢辭敬書其恤士愛民之六略

如此實不足以表揚我

公之萬一云爾是爲記雍正七年四月

儒學碑記

劉定之

石樓縣爲平陽郡隰州屬邑以古考之堯舜禹建
都去茲不遠蓋畿內也切近聖德而興起於善有
非他處可儕者也及周末此實晉地盟主都焉文
武周孔之澤豈不有在哉後世被邊塞邇胡貊俗
化稍不古若抑地雖殊而天所賦之性則同時雖
異而古所立之教則存學校者養性之所而成教
之原也其可緩而不圖乎前此元季兵變舊宇殘
缺洪武初年作縣者營構增拓克復其常迄茲歲

又漸就傾隳於是長汀馬君榮發身國監來綰縣
章修政有暇亟謀補葺適邑士王君矩由賢科歷
朝行出守袁郡歸丁家艱力贊邦侯之議兼倡里
居之彥時則有若主簿姜拊教諭王琰訓導馮禎
監生郭寧等相與效計畫輸財粟鳩工徒度章程
始事于景泰甲戌十月落成于乙亥六月大成殿
夾以兩廉明倫堂翼以兩齋庖湍庫廩備於內戟
門繚垣周於外材木腐朽者易而新瓦甃豐缺者

易而整翬飛鳥革獸脊鳴尾旃蒙風雨玄翟星日

遠近來觀有所感發興起而異乎曩昔矣詩宜有
文記其成王君乃以書來夫五常之性無人不可
五倫之教無日可離然本於心術之微躬行之近
而充以齊治平均爲甚大極於彌綸叅贊爲甚遠
使非擇其英俊圖以庠序日漸月摩時修歲化何
以臻是哉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教之盛覃被無垠而石樓之學
作興若此在泮士子其克勉焉以收遠戶之效庶
無負帝降之性君師之教哉若夫世之仕者賦訟

不刊集卷之十
無失則已矣而馬君率其僚盡力於是可謂知所
重也世之學者仕宦有成則已矣而王君率其友
效報於是可謂念所本也皆宜記之以勸來者故
記景泰六年乙亥季夏望日立石

重修飛龍山元帝廟碑記

賀維新

五方之帝惟元帝爲獨尊位鎮北方諸神莫與
比隆者也石樓縣西五十里許留村里有飛龍山
其地有龍蟠虎踞之形鸞翔鳳舞之像洵可爲樓
神之所吾鄉居士賀登科秉性善良緣化善士於
大清順治二年起建元帝殿宇既成鑄成銅宮
一座其餘神祠各佛不悉贅每歲三月三日修設
醮事庶祈福有地矣邇來棟宇傾圯過者罔不傷
悲有信士賀進財棲託山側毅然有志圖新昔

能以董其事也乃向登科之孫名顯成而謂曰夫
神有所依人有所禱無非爾祖之功德迄今嘖嘖
人口矣苟坐視其陋而不爲之一葺甚非所以棲
妥神靈而告無罪於前人者也子誠有志重修予
雖不德亦竭力助緣以克其用其人應曰然願一
新之久矣今幸爾贊襄敢不龜勉從事於是謀於
本里士員耆麟趾督率勸募其成厥事歡然曰此
義舉也願爲之相率勸募耳乃一倡於前而好善
慕義者欣然和於後也不旬月而四方之財力收

之宇丁者班班備也於以葺其傾頽新其坍塌廢
者興而壞者舉其廟貌煥然一新矣是工也肇始
於康熙四十年之春落成於是歲之秋助工輸財
人等悉記碑陰以誌盛事於不朽

康熙歲次乙酉菊月

不存身元

卷之六

三

元帝廟碑記

李元海

五方之帝惟 元帝爲獨尊蓋北極爲冥漠之上
而帝和之諸神皆莫與比隆攷帝出山入山事蹟
載之書者甚悉然九九飛昇三三誕降世人示信
卽寤寐 食息亦恍若在上在傍無刻可以稍慢允
矣神之最靈者石樓縣治北舊有 元帝廟二
楹堪輿家據風氣之說謂北方之神宜建北方以
鎮寧居民理固然也歲久傾圮且奔走香火者日
衆而狹隘難容不妨重修以增大其規模於是善

人信士羣聚而謀若果育才鄭登雲甯承榮劉思忠賈明德諸人輸財捐資鳩工其成厥事廟則砌石爲基礎固其外增二廡三之前建廈棚三間樓屋一間中設萬年燈并采芡取其深邃內則懸塑聖人聖母傍塑三十六天尊并十二元帥金碧輝煌一方偉觀且以元帝飛昇降誕諸靈妙事蹟繪之垣墻令拜瞻者益加謹凜於無旣嗚呼至靈之神安侑得地廟貌重新則茲方之人文增重生靈繁衍家殷富而人樂利爲神之福庇者豈幾

魚苗縣人崇奉虔誠者亦當永永無忘神之嘉惠
矣是役也肇工於天啟五年八月十七日訖工於
天啟六年之春助工施財人等悉記碑陰以志盛
事於不朽

石在鼎元

卷之六

七

元天廟增修殿宇行祠碑記

詔令

將爲造作補葺墮廢於久遠之後則必資捐助輦
土石拮据手足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得其人
修其廢際其時昔之所難今不辭其瘁矣石邑西
門樓上建 元天上帝行祠歷有年所緣六十年

季冬之初祝融播虐漢宮之栢梁被災燧幸於威
魯殿之靈光皆燼士人目擊心傷不惜金粟葺而
新之不旬日間而克成其事住持王子德銑但念
殿宇巍峩而金容弗獲彩飾將何以妥侑 上帝

靈爽式憑也耶於是觸目感心虔誠叩化復增行
神鸞輿一座璠龍煥彩金璧輝煌不凜乎與

元天之威容相輝映哉是日工成王子屬記於余
余勉強以應其請按 元帝降生靜樂國之日乃
神農氏之末年長而慕道入山苦修感無極紫元
君授以法要經四十二年而道果圓成

天詔下頒位隆北極世儒稽古未詳猥以靜樂爲外國
遂有太子越海東游之語不知靜樂卽春秋所稱
有麋之國如黃帝生有熊之國之類是也今均州

南有樂都六又東有靑樂王塋塚據古史仙傳靑

樂國卽均州無可疑者武當記曰元帝刻刻不

離大頂無時不在南巖今我石邑南北兩廟香火

甚重凡有新禱靈應如響迄今廟貌峩峩鸞輿燦

燦安知元帝雲車鸞駟不暫離七十二峯而北

遊我屈平乎哉吾知斯舉也誠際平時矣得乎人

矣異日上蒼鑒觀高人輩出有若重陽祖師之分

梨十化大振山門亦未可知卽指此地爲秦川之

劉蔣燕觀之白雲誰曰不宜余濡筆而志其畧至

本在集元
卷之一
三
樂施之賢紳信士悉附碑陰以傳不朽云

重修旌賢院碑記

縣治之北古建 元帝廟殿亭藝教所以補一邑
之風氣也廟之西有磚窰三眼舊係民舍高陵魚
公來宰是邑自丙子而後三載饑荒魚公繪圖哀
請發粟濟民救活數萬戶隣封饑民蜂起作亂民
遭搶奪之害官受叅罰之苦魚公嚴行禁飭守忠
有方石人膏頰以安戊寅歲我

皇上下詔求賢 撫憲特疏薦魚公奉命登朝宁榮行

有期至廟辭神爰集紳士謀之曰此廟住持羽流

乃清靜法門市居不雅余願捐貲修葺以爲道院
爾邑人有向善者經理補修俾道人居此庶奔走
香火便修設醮筵更便詎不羨哉紳士庶民羅拜
於地曰公誠盛舉也敢不惟命是從僉議魚公德

政澤及神人洵爲良吏因名之曰旌賢院蓋謂此
也邇來歲頗豐稔人有生色於是邑之紳士軍民
張瑞璜梁岷張景曜梁岑薛宗秀梁塘鄭繼桓往
持道人朱和璿鳴鈴募化量力輸資暫修

眼其院內基址可容庭房三間厦房六間工呈告

大一時不能備舉以從後之同善者次第補修之
但今輸財姓氏功不可泯例得附書勒石以誌

重修元天廟記

翟中柱

凡事之舉也必有所由舉功之成也必有所由成
豈曰無所感而自動者哉獨是生人之情每惡勞
而喜逸人情之慾恆貪得而厭施往往有餘於力
者吝諾力於財者吝諸財求其修廢補墜輸貲
奉神者蓋亦不可多得雖然維皇之誕降智愚厥
有恒性善端之勃興今古固可同揆惟視乎人之
心力爲何如耳若心無不摯力無不堅斯風氣自
我而開難鉅自我而任又安有不舉之事不戔之

功乎哉我石邑縣治北距五十步許舊有

北元天廟稽古創建之意蓋曰北極爲天之樞號

爲鎮北真武統轄天龍八部又曰治世福神兼

管人間禍福宜構之於北以鎮庇是一方也人居

繞側廟踞通衢憶昔之時寧第金丹炳爍榱桷森

嚴爲一方之巨觀哉迨肇造旣遠廟貌漸圯自明

之萬曆十一年下逮於天啟五年間幾經重修殿

宇墻垣輝煌如昨庶安享之有地也沿至於今丹

繪罔加塗墜弗施幾爲風雨浸剝恐漸至頽頽

康熙丁巳歲邑民糾首衆善人等自專歿而
然有志修葺亦恒性之所自動者也於是圖維募
緣殷殷然以更新爲務遂筮斯鳩工若正殿若穿
虛若千椽與牌坊木石之腐朽者易之以堅磚甃
之壘漏之登之以新旣又因其簷前之隙地建修
椽榻兩間而連其坊庶幾可以妥帝之靈爽悚民
之敬信謂非事之有由舉功之有由成也哉是役
也興工於梅月之始訖成於菊月之終其輸財經
理張景暘等均不可泯故勒之石以勸後世之好

善而施者

重修玉皇廟碑記

李長嘉

邑之北城舊有

玉皇廟其規模壯麗棟宇崇宏神像之金粧門壁之
雕畫與夫臺階之整齊墉垣之高峻在在可觀歷
年以來風雨漂搖爲鼠巢穴不無踈虞傾圮之患
守府韓公謁廟至此觸於目而惕於心慨然曰

玉皇至尊無上之神也廟貌不崇何以光祀典祀典
不光何以將誠敬可聽其踈虞傾圮如此哉集紳
士軍民而公議之僉曰修廟事神祈福穰災此乃

功德美事孰不樂舉公曰余薄俸無幾財力不能獨任若夫人力盡在於我遂分派軍士各任職役運木石磚瓦者行伍秩然次第不紊於事神之中可以見公練兵之才焉且躬親倡率不憚勞苦因而將士之督責者維勤兵卒之奔走者恐後踴躍赴功於敬神之際可以見公強兵之勇焉時值夏末秋初大雨時行公率衆虔誠禱禱果停雨數日不遲久而厥功告成焉公五日廟貌既新門墻未飾此地與居民甚近能保雜犬之無出入童叟不

遊戲乎再命士爲興築之役陔陔登登未幾而百
堵皆興煥然改新此其成功之速固藉紳士軍民
之力而公之力尤多焉要非神之感應曷克臻此
宜勒之石以示不朽其他姓氏悉刊碑陰

康熙四十五年歲丙戌五月

石林縣志

卷之一

七

三

重修聖母廟亭併粧塑碑記

張瑞璜

世之議建廟議塑像議金粧者未始不言感應之說迨凡遇工匠貲缺顏料價乏輒祈於神曰神其有感哉人其有應哉迨至落成勒石之際約費不過三五千金而合筭捐貲幾百餘金焉乃藉神靈而作生涯不自知媿反可嚶囑託索文於人曰此余之力也感應之說竟置之烏有卽人之受託而換者未嘗不譽揚之獎美之而不知衆論嘖嘖人

人得百指之曰某某藉神度日也某某藉神起家

也此好爲善名者而惡彰焉此樂爲人譽者而毀
著焉究何益之有哉余北街舊有石婆聖母廟創
自大元至正年間明萬曆時增塑子孫豆疹二聖
像廟甚狹隘時而進香火駿奔廟下者士女連肩
非爲美觀此人情之所不欲而神其靈應也亦竒
矣康熙乙卯歲秋七月時無雨忽然而廟址崩瓦
木解神像傾倒人皆異之北方長者僉曰此神惡
其隘而欲其廓也能上體聖母下洽人情者其督

一修之勿怠余友人梁于折張佩環梁于選劉芳長

景賜俱躬任之而不辭曰余等何力哉不過仗聖
母之感應而已惟經營出入是其責也至於富者
施其財貧者助其力因而窳貌增廓矣神像增塑
矣戲亭改其前後街坊易以木石皆神所默默而
圖維者也余等何力哉不滿一載厥廟告成鄉人
長者咸謂功不可泯宜以文鐫余曰余等無功何
敢云計功况余且不文又何敢言文但其廟守鼎
新聖模閑雅實一方之偉觀哉何敢云此余之力
與藉靈而作生涯者同遺臭於萬世哉祇自白余

石村集元
卷之八
等之心無私神聖之感應速云爾

康熙十七年歲戊午桂月

重修火神廟碑記

許龍見

聞之內位之靈昭昭在天爲元都燄炎南方號稱
火德星君在地爲燔爇必資黃輿烽烟率土貴賤托
命近而華夏遠而海邦有不崇祀禱蒙神佑也哉
是邑縣南有

火神廟創自先代其時廟貌軒翔 聖像粧嚴稱偉
麗矣迨至崇禎年間屢遭兵燹廟宇傾圮 聖像
毀壞於

國朝順治年會石樓營守備事陳朝用焚頂於廟口

學乎神靈攸棲亦至此乎爰捐俸修葺以申妥侑
亦不過聊蔽風雨已耳延至于今廟宇神像仍猶
明季之傾圮毀壞也

賜進士出身都司僉書管石樓營守備事彭良相率
標下左右哨把總樊中興侯之喜發資修正廟三
間樂樓拱峙而墻壁高屹 聖像輝煌如日月之
增光較之前代鉅麗巍然不啻臨保神佑壯觀瞻
而遂人望抑有以補風氣而振縣綱也其功豈淺
鮮與邁前垂後所永願也當時工費浩煩捐資不

給本營管隊王有功竭盡心血募緣同心於康熙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告竣於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將各杼資財姓氏不可湮沒故勒石銘書以垂久
云

石本集

卷之六

三

重建洞樓金粧神像記

許繼昌

石邑東關廟有神樓一座跨街而峙上奉

北極元天文昌帝君二聖下係磚洞合邑通衢來往

絡繹之區柰歷年久遠石欹磚頽榱崩甍裂行人

過之惴惴焉以覆壓是懼一方人士於康熙甲午

秋同議公修乃僭官文緒任厥工不憚勞瘁日夜

苦募下建磚洞上鑿神樓補塑聖像金碧交輝

神人胥悅其規模較前宏廓茲當告竣爰弁數語

於其石庶使後人知修葺之由來不沒文緒勤勞

之意云爾是爲記

康熙庚子九月

五龍廟開墾荒田記

許令譽

石邑之南疊峭而上有草地一塊其畝不過數十
竒縱馬放牛芻牧地也歷年不知凡幾而總名之
曰荒田者是邑人陳大猷與家嚴竊念 五龍廟
伺奉五方龍神膏澤下民有禱必應而致令香火
絕滅住持冷落不勝悽慘荒涼之嘆意欲開墾少
補養膳奈好事難成幸值乙未歲二月朔龍神大
會我邑侯韓公詣廟拈香猷等請命開墾靡不稱
善隨具公呈暨西嶺伯玉神廟廢地一時同祈開

墾蒙批開墾神廟舊基廢地養贍香火誠屬美舉
准着住持播種永爲遵守可也並賜硃點恩准開
墾不數日而俾荒蕪久廢者卒成一禾稼豐穰之
區美哉誠一時之盛舉也可令湮而無聞久而寂
寂耶且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
傳而歎等三二人者實非圖彰美於前傳盛於後
不過卽其事而誌其時誌其地誌其人實誌我邑
侯韓公之德兼潤濟功垂千古於不朽也云爾

康熙五十四年暑月

修西門元帝廟碑記

袁學謨

余丁未九月奉

特簡來宰石邑見城垣荒圯學宮倉廩久未修葺縣堂

衙署危若巖牆諸廟宇多傾頽閱四城惟西門石

壁崩裂有不可旦夕之勢余心焉憂之遡其故蓋

自故明崇正五年慘遭李寇屠戮咸陽一炷盡成

灰劫其幸存者十之一二已百年於斯矣後之官

斯土者催科撫字不暇奚暇補葺爲也歲戊申同

邑紳士軍民里老商所以補救修建之策衆踴躍

樂就其舉余捐資爲首倡邑之好義者咸贊勦之
年而縣堂衙署更新一年而關帝廟南城路
改建又一年而隍廟文昌宮倉廩皆次第煥
然畢舉惟西城門上建元帝殿旁列火神廟門
洞窄小行旅出入維艱磚石綻裂垂危若絲履其
門者咸惴惴傾覆是懼幸叨神之靈突於庚戌
歲九月某夜城門土石崩塞居民不能出入其上
之廟宇神像安然未有搖動向非神靈默護安
保吾民出入之不遭傾壓也假日中而大裂則斃

其下者不知凡幾有司亦莫之救焉甚矣 神之
佑吾民也如此吾豈可無以妥吾 神耶時邑之
紳士人民陳英猷王化美王致中任用梅等爲糾
首余樂捐俸一時湊備二百餘金卽大擴其門洞
較前高三尺寬五尺深一丈上建殿宇三大間外
豎屏籙以逕平厰儼若金城之固額其門內曰紫
霞所以迎玉來紫氣也外曰文澤以門之外是歲
瘞饑難民枯骨衆悉捐資王生諱化明化美昆季
捐地余率衆置祭田體西伯遺意是以文澤名其

門也門成而神之廟宇尙未丹雘神之金身

未經粧飾倘一旦終止是神之佑吾民也厚而

吾民之事神也不猶薄乎且是神之由來更

異於衆神聞邑之耆老曰百年前龍台村元帝

廟將傾神卽順河而下乘流至西城外大聲疾

呼居民驚視之神巍然坐立中央金身玉體無

恙衆卽建廟西城上以崇祀之每祈禱必應神

昔因廟之圯而廢今知門將傾而卜夜其靈爽

在天福澤在民不大彰明較著耶陳生英猷王生

化美等猶欲糾募衆人以光大 神像殿宇衆咸

欣然捐金助粟其勩厥學由是功德成廟像聿新
諒神之佑吾民又不知更何如也余六載斯城勞
心民事亦云苦健昔人事神治民兼而致之余曰
事神正所以治民也倘石邑再假余數年悉舉利
吾神與民者靡弗興害者靡弗除修殘振頽大有
造於是邑余之願也 神與民永樂觀其成矣是
爲序

雍正歲次壬子正月